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趙太祖三下南唐 第四十九回 報預兆金錠請卜 聽來讒赤眉下凡

詩曰： 由來禍福有先機，玉匣全書豈盡非。
不察亦能分割處，果然苗子可前知。

住語四位佳人追薦俗事完畢。一天劉金錠忽覺心驚肉跳，未知主何應兆。意中念著別家日久，或父親正值風蝕之期，吉凶未可知。雖人生禍福皆前定，但意中甚屬憂疑，不免決個趨吉避凶占斷。但軍師苗從善數學得家傳，龜鑿有準。何不湊請他起個吉凶之課，以定休咎，或應在身邊，或應在家中老父，以免惑疑不安也。當時請上苗軍師，將爻數排開卜斷一番，相生相克判明，曰：“劉夫人，據卜理斷，應在夫人身上。有一虛驚，是陰鬼魂暗害。但據人事斷之，夫人所行者，順天也；所殺戮者，逆命也。有何陰鬼為祟的？即有小驚恐，亦必獲神仙護庇無妨。”劉金錠聞軍師所說，色一變而驚，曰：“奴正因近日先滅余鴻、後戮余兆，正慮及他赤眉祖一聞到來，與兩徒報仇。據軍師卜上所斷，正合他冤鬼為祟也。教奴安得不懼？故今一刻心驚肉顫，已應此妖鬼為禍無疑。但不知應於何時？有勞軍師再加細閱，示知。”軍師再細訂來，又曰：“此事應於近者，不出三天，事必有見。但再冤之，此鬼既不能為害，再逢凶，還得五仙化解，夫人無憂慮。”斷畢，軍師辭別過。金錠想來軍師卜斷有準，且待三天，如何打算，禍福皆由天命。

住語金錠憂患，再說余兆雖則被雷誅滅，他原有根行，將入仙班，有幾分道行。與別妖一遇誅死，化了原形，便爾魂飛魄散，是根行淺薄，未聞道器的，有不同也。他肉身受雷火熄後，一點靈魂復合魄聚成枯形，自念輕身受斃，精衛難隻。既已一死，復何可懼？少不免終要回至金鰲島中，以苦情上懇，或能掀動老祖尊師與我弟子等報仇也未可知。是時，果然乘著陰風雲霧，望鰲島仙山而來。可幸身體比生時更輕，千里瞬息果然到山門。方欲通報，忽然有同學弟子棲雲出見，曰：“來的可是余兆師兄否？兄何以形貌若尚，而顏色枯槁，又見焦頭爛額何也？”余兆淒然告以故，且求待稟師尊，一進見赤眉，可悲可怒，兆哭拜在地。赤眉罵曰：“為師著汝拘回余鴻上山責罰，汝既不能依命鳴鼓，汝之反去助逆攻順。古往今來，不論三教九流，滿則招損，謙則受益。今爾二人心頭好勝，不知退步自新，那有不敗壞之理。今一死於人何尤，實乃自取殺身之禍也。”

余兆又呼：“老師，弟子奉法之初，正欲拘勸他回山。據鴻言：此行乃奉師父之命以佐南唐，是至弟子不敢違背強逼。”赤眉祖曰：“以他東南之行，所命不過因宋君屈殺手足功臣鄭子明，為師乘其否運三載，特命鴻去困之，薄罰他一番微微示儆，非必著他去扶唐滅宋。及至驚動了真人、聖母等，事關非小，應當奔走向，報知為師，寧無處分。難道任其魚肉，乃擅敢自專，不諒德力，與眾師叔輩為仇？此是自取其禍，以至於死而不悟。”余兆又曰：“當初鴻見七寶書與寶劍秘書，一概皆被馮茂所取，又壞卻神籙，實見大失老師面目。是以一時起念，弟子也去同索取回各寶，然後敢與鴻攜回洞中領罪。不料劉金錠冒充吾師，用計擒鴻誘殺之，即揚屍野外，絕無念及我師情面，且當輕怨之意，吾是以奮不顧身，為師門爭氣。不料陳搏、黃石公、真人、梨山聖母、金光、金花等，皆左庇其門徒。特地設下惡陣，將吾一命消滅，又罵著吾師左道惑眾，出此妖孽門徒，我教與彼教勢無兩立。兆今一死何惜？祇慮著各師叔因門徒爭氣，他是黨類太多，要與吾師作對。師雖然法力高強，且恐他教人廣難以遍門。故弟子九泉路上難瞑目，特冒罪回來稟知，求懇師尊，明見參詳。依著曹孟德之深心，寧可我負天下人，不可天下人負我。是所便宜。”赤眉冷笑曰：“那席話分明是一片胡說。鴻徒因不遵教訓，懲於凡俗富貴，魔障纏身，是墮落殺身之禍。爾殛死亦然，但為師念著函杖情深，好歹亦憐憫超度汝數人等，俾得轉輪再收訓誨。豈可憑此三寸舌，要為師與各師叔、聖母作對，替汝復仇？況為師修仙四千年以來，除卻上幽玄洞府上仙師，天下斷無敢藐視為師的。徒弟勿妄說，口是心非。”

余兆又曰：“弟子已真體滅亡，即誅卻群仙亦非所益。果然事出於有因，金錠、馮茂等出陣，屢次多罵吾師為妖仙。不久當滅盡，除了我一概左道，以免上惑人主，下哄愚民，為世之大害。果有其詞，至弟子深恨其罵辱師尊，是殺身之禍不計較耳。今師傅偏偏不信，至弟子死還心不息也。且劉金錠不過後學之人，與弟子一輩同班，還稱我師為師伯，一時下此辣手，將吾六人一朝誅滅罷了，惟他冒充吾師來賺捉去師兄，一時誅戮。有此大膽，冒瀆吾師，非藐視而何？”當時余兆一派胡言，委實入理可聽的，正是君子可欺以其太甚也。赤眉祖一想來心上動惱，後又被余兆再三實其言。稟罷，仍淒淒痛哭。赤眉不覺被其所惑，遂罵一聲：“好淫丫頭，安敢欺藐過甚！且眾道友亦不該護短，輕動下凡，特傷我徒眾多。且又憶起余鴻所失的寶書，皆是不輕傳的秘訣，正合前去取回。”遂吩咐棲雲等謹守洞門，又命余兆靈魂跟去復往。余兆自知說謊，恐露出真情妄語，反為不美，意欲不往。是師命難違，祇得強從。

此時師在前，徒在後，一刻，已到了壽州城。原赤眉已經四千餘年道行甚深，歲與天同體，萬載不壞金身。他是堯舜時潛修大道，足不欲輕下凡塵。今看師徒情深，又被余兆再三乞懇，祇得勉強來壽州城耳。正是：

一時覆醢聞凶信，不特情深悼喪予。

再說赤眉仙一到壽州，少不免要見一個辣手利害，以報知宋君臣。老祖不用恃著法物、符咒，便可旋轉乾坤，一時煞住雲頭，浮立於空中，向著壽州城中，把長袖一拂。當時城中宋之君臣正在帥堂上共敘議擇日班師。一眾見日正方中，忽一刻變為晦冥，人人駭異。一時間陰風霎霎，遍地皆震，如浮在海浪行舟一般，搖蕩不穩。太祖、眾將、文武皆懼地裂喪命於此。人人驚怯。正在喧嘩，有苗軍師上三天占劉夫人有禍，是知此故也。即啟奏聖上：“此非地裂危陷也。臣卜猜測赤眉祖臨我壽州城，在空顯聖，以責罰我們。聖上可焚香，待我眾臣拜懇，自有處分。”太祖急令侍官擺列香案，御手焚香懇告：“大宋有罪，乞求高仙明現，指示領罪，不至株連滿城百姓。”赤眉祖慧目一觀，赤龍真主求請，祇得俯從。旋即收大袖，一時宇宙光明，地中搖蕩忽定。將真身現在檐頭上，將手一拱揖見，太祖答禮。太祖開言曰：“仙師何以辱臨凡土，有何指示？”赤眉祖遂將余兆回山之言，群女罵辱之故，是以特來領教之也。太祖力辯其誣。劉金錠、蕭引鳳、郁生香、艾銀屏、花解語五女，一認見赤眉師，便跪在香案之下。及聞他所說，合口齊稱：“尊師伯，不必妄聽此讒言，致我等獲罪於師。”赤眉一見怒曰：“一班不肖丫頭，為著匹配丈夫，便爾背君累父。又強害及吾之門徒，自可將頭顱割下償命，反敢嘍嘍為師長妄辯。急將七寶神書、寶劍獻還，自殛便罷。如若不然，管教滿城淪為滄海！”太祖又代諸女求懇一番。赤眉又以劉金錠陣殺眾人，責罰以逆天得禍，猶可恕饒。惟不該當變化為師伯形容，將余鴻誘捉，使天下聞知道，吾捕捉門徒有薄情無行為詞。豈不將吾仙面毀壞，汝等罪罰難逃，休怪師伯無情也。當時眾女將知赤眉怒不可解。但不知眾女得脫其禍難否？且看下回分解。